



姚瑞中多年來拍攝台灣各處廢墟。

彭蕙仙／攝影

文創專題

# 海市蜃樓中的一抹幽魂

## 姚瑞中以創作見證社會變動

文◎彭蕙仙 圖◎姚瑞中／提供



《海市蜃樓》記錄了台灣  
147 處閒置的蚊子館。  
田園城市出版社／提供

《海市蜃樓》在2010年9月「台北雙年展聯動計畫」推出後，姚瑞中在忙碌的行程中又多了一項：聽簡報。

過去一段時間，他帶領50位學生進行全台蚊子館大調查後，推出了《海市蜃樓》展覽和紀錄書；從書厚如磚頭看來，台灣「完全閒置、低度使用、延宕開發」的蚊子館還真的多到讓人驚訝。

這個作品引起外界高度關注，姚瑞中和他的團隊「LSD」（失落社會檔案室）也陸續接到不少關切電話，一些被點名的蚊子館希望能找姚瑞中和他的團隊解釋或者說明，目的當然是澄清。所以最近的他要開的會不少。

### 一個公共性的集體創作

姚瑞中的創作像是一個流動的線，究竟始於何處、終於何時，也就很難清楚界定。《海市蜃樓》讓官方跳腳，讓人民憤怒，姚瑞中的團隊把蚊子館踏查過程、公部門的回應都記錄了下來，這也將成為他的下一個作品。蚊子館第二集還包括活化蚊子館的創意大蒐，「或許很多人讀了《海市蜃樓》後，會想自己去實地看看這些蚊子館，然後對該怎麼使用這些廢棄場所有些想法吧。」姚

《靈魂不過是個湛藍的瞬間》以FRP翻製的蝶型，排滿在地上，姚瑞中藉此探討生命是什麼。



瑞中會把這些想法放在網路上，「提供給蚊子館的主管單位參考吧。」淑世的念頭，這回，姚瑞中說的直接明白。

較之過往的作品，《海市蜃樓》的創作過程和語彙其實是相對保守的一個，但引起了社會廣大的共鳴，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議題有一定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姚瑞中不諱言：「因為選舉要到了，政治人物當然會比較關心蚊子館的問題，怕影響選情嘛。」政治世面，姚瑞中從小就見了不少，他的父親姚冬聲曾任省議員與臺北市市議員，當年家裡面往來的非富即貴，「但父親一死，這些人全部消失了。」

種種現實，姚瑞中看在眼裡，也成了他創作的養分。權力與權威在他眼前

流過，又有什麼不得了呢？姚瑞中記得自己18歲第一次登上玉山，看到右任銅像時嚇了一跳，「這個現在變成一尊銅像立在這裡的，不就是我小時候常常在我家出現的那個人嗎？」他強調自己很不政治，但事實上，姚瑞中從畫作到裝置到行動藝術，常常都是一種對政治的鞭笞—儘管他總是用嘲諷的方式進行。2007年1月，姚瑞中把自己化妝成黑色蔣公，在慈湖上百尊的蔣公銅像間踢正步，這部作品名為《歷史幽魂》。在時代變遷與政權交替後，蔣公銅像無處可去，最後全部集中在慈湖；「偉人」銅像的尷尬處境召喚出藝術家內在對自己生命經驗與存在感的強烈波動；姚瑞中想起了過往的軍訓課與當兵，以



《世外塵》系列的〈孤芳自賞〉勾勒出姚瑞中的世局感懷。

及當中所受的種種忠黨愛國教育，於是推出這個作品。

### 找到時代的爆點

姚瑞中擅長把難以言明的社會情緒用一個精準到讓人想逃又逃不掉的點爆破出來，每個創作都是一部集體論述，卻又總是非常個人一形於外的是他自己形象常常就直接出現在創作裡頭，如《本土佔領行動》裡那個以撒尿方式「到此一遊」的人；《反攻大陸行動—行動篇》裡那個到處懸浮於大陸土地上的人……藝術家以身體的在場表達了他的立場；神於內的則是每個創作其實都是姚瑞中對於己身處境的省思以及投射。

五年八班的姚瑞中在成長過程中，一方是父親遙遠的鄉愁，另一方是風

起雲湧的本土意識，「課堂上讀的《西洋美術史》讓我感到無趣，這些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呢？」姚瑞中開始猛讀台灣史，背起相機走出教室四處走，到處拍。嚴格說起來，姚瑞中創作的起點是從拍台灣廢墟開始的，多年來，他用鏡頭大量記錄處於都市邊緣或者都市之外「人所造的了無人跡」之地，包括廢棄的民宅、工廠、倉庫、碉堡、遊樂園、度假村等。因為政治權力的壟斷或者經濟發展的變化等種種理由，這些本來可能有著某種重要意義的場所，後來竟變成了沒有人的廢墟。

從早慧少年一路走來，姚瑞中的創作涉及不同形式、不同媒材，但究其核心或可說，他作為一個以身體漫遊人間的社會行動者的這個角色始終貫穿其

間；「身體」這個元素在姚瑞中手上，



在《歷史幽魂》裡，姚瑞中化妝成「蔣公」，在蔣公銅像間踢正步。

煎煮炒炸，生冷不忌，有時令人啼笑皆非，有時叫人瞠目結舌；然而，藝術家以近乎KUSO（惡搞、爆笑）的方式出現在家國歷史與政治社會的命題的作品裡，表達的並不是一種阿Q式的精神占領，而是一個徹底的難分難捨——原來嘲諷是在乎的極致形式。

廢墟裡不只有蚊子，還有藝術家的一抹幽魂。■